

2007-06-宏都邀稿

「我們發現大自然能讓人變年輕，這其實沒什麼好奇怪的。畢竟咱們人類最早就是生長在原始森林和草原上，而不是從鋼筋水泥裡蹦出來的。我們的耳朵，生來並不是為了聽尖銳的警笛聲，而是為了聽捕食動物腳掌發出的刮擦聲，或是山雨欲來時風的呼嘯聲。我們的眼睛生來也不是為了分辨城市景觀千篇一律的灰色調。而是用來體察熟果或嫩葉上的種種金黃、橄欖和紫紅色調的細微變化，接著我們的大腦再以深深的愉悅感來回報這些感官活動。」 Jennifer Ackeman

人類原始的本能是回到自然，這也是台灣設立國家風景特定區的核心價值。一個永續的國家風景特定區的關鍵在於維持人的活動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平衡。

台灣在過去的開發上，曾經是失衡的偏向人的活動與經濟的開發，而犧牲了自然生態。當森林被大量移除而被所謂高經濟作物(高冷蔬菜、茶園及果園)取代後，森林喪失了涵養的能力而導致生態體系的破壞、水土的流失而最終的結果是自然力量的反撲，威脅到人的生存。過去中橫沿線不當開發(例如梨山及周邊農場的濫墾)的結果，導致了水庫的淤積、發電廠的淹沒及每一年大雨後土石流的威脅，使我們重新再評估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平衡關係。

在這幾年全球環保意識的抬頭之後，台灣似乎可以跟著走向一個較有智慧的開發模式，使得人與自然生態可取得恰當的平衡。然而因為政府及人民無知與偏執，便得在台灣，「生態保育」卻淪為不同意見團體在權益鬥爭時所使用的工具。以台灣的林業政策而言，在過去的開發，曾經是掠奪式的開發(只有砍伐而無造林)。而直到日治時期，才引進了人工造林的政策。像是現在的溪頭、阿里山的森林都是在日治時期的人工造林區。人工造林的精神是在永續經營的條件下，去造林、育林，並恰當的利用林木資源。在造林的過程中，因林木的成長，會吸收 CO₂，釋放出 O₂，(碳蓄積在造林木之中)便得造林、育林，與適當的利用林木為建材、傢俱都可有效達到 CO₂ 減量的目標。

在京都議定書之下，「CO₂的減量」成為普世的價值。使用木材以取代高耗能、高 CO₂ 排放的鋼筋混凝土為建材已成為先進國家的趨勢，也是台灣在推動「綠建築」政策所鼓勵的。而人工林的經營，不只有助於 CO₂ 的減量，更可在保育與木材自給率(台灣目前自給率<1%)的提升上有巨大的貢獻。

「人工林」與「原生天然林」最大的差別是「天然林」的伐木因不符生態原則而將有終止的可能，而「人工林」將會是全球木材與紙漿的主要來源。「人工林」的經營在未來扮演的腳色將會是多重的，不僅是木材的供應，也會同時朝增進物種多樣性及 CO₂減量目標發展，以期達到「生態」、「社會」和「經濟」之三重目的。這也是全球朝永續發展的普世價值觀。

然而在台灣，因為「無知」與「民粹」的交互作用之下，政府由過去的「縱容濫墾」，到今日的「禁伐人工林」都是過與不及的不當政策。過去的「縱容濫墾」導致了國土的流失，而今日的「禁伐人工林」亦將扼殺台灣朝森林永續經營與 CO₂減量發展的可能性，也使得台灣與先進國家脫軌。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原生種」也是生態議題上的普世價值觀。很不幸的，台灣在過去的造林，是引進了外來種 — 柳杉，來取代台灣的原生種 — 檜木及扁柏。例如現在的阿里山森林，幾乎都是外來種柳杉的單一林相。外來種的引入，對生態造成的破壞是遠超過我們始所預料的。例如危害南台灣的銀合歡，危害全台的福壽螺，都是不當引入外來種而嚴重破壞了原有的生態體系。美國的國家公園目前所積極面對的就是「清除外來種」，像是亞利桑那州的謝伊峽谷，相關部門將花十年的時間以清除當初由歐洲引進的沙棗和檉柳。大煙山國家公園，原生種的冷杉被歐洲冷杉蚜蟲所危害，數以百萬計的冷杉已遭蟲害死亡。

「生物多樣性」是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最受關注之議題，單純樹種的人工林是會增加病蟲危害。台灣目前的人工林，隱藏的兩大生態危機就是以「外來種」取代「本土種」，以「單一林相」取代「混生林」。

雖然所有的林業學者都認知這些事實。然而台灣因為被「民粹」與「偏執」及少數別有居心的「環保團體」把持之下，再加上政府決策部門的無知，使得台灣的森林經營離永續經營漸行漸遠，也與全球的環保趨勢背道而馳。

農委會林試所在 2005 年，參加在法國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人工林經營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研討會」後，所得到的結論與建議是：「人工林之經營與永續發展是台灣目前與未來森林經營之重心，台灣必須與世界先進國家接軌」。適當的輪伐，去除外來種(柳杉)，並藉著人工林的撫育過程中，種植原生的混生樹種(檜木、扁柏、青楓等)，使得人工林增加異變而達到「物種多樣性」的目的。才是合乎生態、合乎永續經營的策略。